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沙文求烈士在广州起义前后的七封书信 …… (1)

忆龙州起义和红八军的建立 …… 吴　西(16)

随红七军出征的日子 …… 吴　西(31)

卢德铭的生平 …… 蒋　杰　段家作整理(40)

大革命时期武汉军校女生队参加平叛战

斗侧记 …… 胡兰畦(47)

京沪地区蒋军的江防守备及崩溃实况

…… 李子亮　邹　彬等(61)

镇江江防第四军的覆灭 …… 罗平野(82)

芜湖江防第二十军宣城被歼纪实 …… 李介立(89)

南京北大门——浦镇守军八十师被歼记

…… 李文开(95)

守卫南京的第四十五军被歼经过 …… 喻天鉴(108)

防守长江战役中的刘汝明兵团 …… 孟恒昌(113)

南京解放前夕反动派鸟兽散种种

…… 董南辕　张　泉等(121)

芜湖地区的蒋军江防 …… 欧阳秉琰(127)

回忆国民党时期的邮政 …… 霍锡祥(134)
邮政储金汇业局见闻 …… 霍锡祥　楼祖贻(171)

沙文求烈士在广州起义前后的七封书信

沙文求烈士，浙江鄞县人。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大学——党直接领导的大学求学，参加了有名的“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冬在浙江宁波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上半年任中共宁波地委沙村支部书记，参加了当地的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秋进广州中山大学求学，任该校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从事学生运动。一九二七年九月起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广州市委的领导工作。广州起义开始时，他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广州市委委员兼少年先锋队总队长，后改任赤卫队领导工作，积极投入了武装起义。起义部队撤出后，他遵照党的决定潜伏在广州，担任中共广州市委秘书长。一九二八年八月被捕牺牲，时年二十四岁。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放弃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和大资产阶级代表蒋介石的叛变而遭到惨重的失败，中国革命处于严重的危险时期。这七封书信，是烈士在一九二七年四月至一九二八年五月从广州写给他的兄弟的。它反映了烈士在中国革命的严重关头，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念，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正确认识，以及烈士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是革命史的珍贵遗物。由于这些书信是在白色恐怖条件下写的，信中用语多隐晦，仅就所知，做些注释。

再，这七封书信中，四封是烈士在广州起义以前写的，用沙文求真名；广州起义失败后写的三封信中，有两封是根据“文求”而化名“史永”的。本书信说明者“史永”，是烈士的四弟沙重叔。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后，沙重叔改用烈士当年的化名“史永”直到如今。所以，两个“史永”是前后两人。

沙孟海　史　永

（一九七九年一月）

一、答大哥沙孟海[1]（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

这次来信居然用钢笔墨水了，用横行式了，用语体了。"暂搁古籍，一意求新的知识"，这是最贤明底主张[2]。古籍中所云，真是太无聊了。其实何只这种国故，即为现代中国的名人学者和欧美留学生们所崇奉的唯心派底哲学，反动性的社会科学等，也实在是同样的无聊。你或者听了上面的话，要说我是不分黑白滥加批评了，——这是难怪你的，因为我不是一个研究家，是谈不上学术的一个人。但是我的批评确是有所根据，并不是瞎断盲从，也并没有什么感情作用。我自信我自己确实具有判断它们底慧眼。因为第一，无论那一种学说，那一家那一派学说，纵然累篇积幅，读不胜读，可是毕竟它们都是有组织的，有系统的，有中心思想和观点的。第二，因为理论都是从事实中观察出来的，而我自己底生活和所住的社会，便是供给我观察事理研究事理底最真实的对象。有这两种原故。所以虽然不学如我，只要能够把自己底心地放得宽广一些，诚实一些，毕竟也就能够对于好多伟大的著作家之学说，可有相当的批评。我的批评各种事实和理论底根据，都是从这一方面获得的。

我希望你读哲学书籍时，必要先读唯物派底著作（在唯心派底著作中去读唯物派底论说，那是非常不好）。读社会科学时，必要先读马克思派底著作。这是非常紧要的，尤其是你。为什么说尤其是你呢？因为你是编辑先生，是资本家或资本社会底豢养物。换句话

---

① 写信当时，烈士在广州中山大学求学，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山大学支部书记。沙孟海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工作。这时蒋介石在上海已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写信的次日——四月十五日，李济深在广州也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但武汉的革命统一战线政权——武汉国民政府还保持着。烈士写信时，还没听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

② 是烈士启发非党员的大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鼓励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说，你的生活，依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底眼光看来，是接近于反动性（资产阶级性和资本社会性或保守性）的理论。思想不是超然独立的东西，它是物质生活底反射。正如介之推说，“言，身之文也”。过商务印书馆编辑生活的人，如果不先读唯物派底著作，那就很容易受反动理论底笼罩。这是不可不注意的。要明了中国的政治现状，尤不可不订阅马克思主义者所发行的《向导周报》①。

要我谈对于国民党的意见，我以为不如谈一谈中国革命底情势。因为在谈中国革命底情势中，你自然可以看出我对于国民党的意见了。但要谈中国革命的情势，不得不先把几个基本观念来说一说。第一，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不过是稍微资本化了的一个社会。所以现在的革命，不是一种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种各阶级联合共同要求从资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的军阀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国民革命。在反革命方面，地主、劣绅等是军阀政治底基础，买办奸商是帝国主义者底走狗；而在革命的方面，各阶级间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各有其自己的阶级性，并且在各时期内又各有其表现。有产阶级只需要民族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制，而反对社会主义的农工专政底共和制；无产阶级和一切贫苦的劳动者则适与相反；中产阶级则可左可右，而没有第三种属于本阶级的独立的政制。第二，参与革命者底行动和理论，只有在客观上是拥护资本主义制度，给资

政治，而所持的又都是一些富国强兵的议论。“五四”以后，一直到北伐军克复武汉这一个时期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互争领导革命，而卒被无产阶级占得了领导地位。到了这个时候——克复武汉以后，革命的局势已经一变而转入一个新的时代了。革命势力奄有半个中国，这样地区大大的扩展，是从前所没有的。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尤其是英帝国主义在长江的势力，受了莫大的打击，收回租界——虽然还有一部分残余势力保留着，但这些是世界的问题，而在目前则处于革命势力严厉的监视之下，既不能勾结北方军阀，所以对于革命运动已没有多大的影响——这也是从前所没有的。军阀，尤其是统治中国有年的直系军阀，受了致命的打击，这又是从前所没有的。民众组织骤然的发展，湖南、湖北等处所组织的农民，均以数十万计，革命的斗争，从城市而扩展到乡村；上海工人政治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这些又是从前所未有的。各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知道革命势力已不可侮蔑，于是大变其策略，欲借亲善的口号，抓住所谓稳健派，以软化分裂革命势力，这又是从前所未曾有的。凡此种种，都足以表现新时代的临到。而接着南昌方面之妥协趋势①，尤足以显示资产阶级的革命者之欲脱离革命战线，甚而至于走入反革命战线。同时武汉方面发起之拥护党权运动②，尤足以证明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之拥护革命，继续为农工努力，这便是中国国民革命第三阶段——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城市的中小商人与乡间的中农等）三大势力共同建设农工的民主制（与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划然不同）底新时代降临之初兆。

辛亥以来，国民党已经多次之蜕化而有今日。国民党底领袖中途变节，亦不止一次。在前则有宋教仁、黄兴、李烈钧之与袁洪宪妥协，在中则有西山会议派之与段执政妥协，在目前则张静江、蒋介

① 指当时蒋介石在南昌策划反革命阴谋。

② 指当时武汉的革命统一战线政权反对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与大资产阶级破坏革命的运动。

石、戴季陶之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革命势力在危殆万状之秋，以妥协的手段暂缓反动势力之进攻，原非绝对不应有的事情，惟在今日底中国，不只不是革命危殆之状，而且恰恰相反。今日底妥协，完全是要消灭孙总理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要消灭改组以来的国民党之革命精神，是要勾敌（帝国主义者）以戕友（C. P. 苏联），是要摧残革命底主人翁农工，是要拉着中国社会到资本主义经济底路上去，到封建政治——军事独裁底路上去。总之，今日之妥协，是反动的预兆。因此，此次党权运动在中国革命底历史上实有莫大的意义。它不只是国民党的生命运动，而且是国民革命的生命运动。一般满脑封建思想个人主义思想底批评家，遇见一桩事情，终是不肯站在革命的观点上和人民特别是农工的立场上去批评。所以对于这一次的党权运动，也以为只是一种某人与某人、某派与某派、或某党与某党之权利欲的抵触，或是感情的不睦。固然，一种纠纷发生之时，必有权力上底作用和感情的附着，而不知各方面各有其所主张的政治形式，所要求的经济制度，所代表的人民底阶级。凡是有阶级抵抗的社会中，没有一次政治上底运动是不含有阶级的意义的。党权运动自亦不会独异。它完全是如前所说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挽救中国革命底大危机——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底一种运动，但它还不过是这种运动底发端，而不是告终。

三弟、五弟[①] 如果乡间没有重大的职务，当然应该叫其出来。出来了，五弟身上底用费一定是要你负担的，三弟身上则必使其能够自给——这是可以办到的。现在武汉方面政府设立的（都是公费）制造党政上、军事上以及其他各种职务上之人才底机关一定很多（因为此间也很多），三弟的力量，只要稍稍准备一下，可以进去的。五弟如果出来了，也要叫他到武汉去。不过这些都是下半年的事实，现在当然不能实行的。现在只能准备和讨论。我拟于暑期中

① 烈士的胞弟。三弟指沙文汉，五弟指沙季同，他们当时都是党、团员。

往武汉，等我去了武汉，那时，对于三弟、五弟底事情一定能够比较容易的依照上面底方针去进行。此刻我还是在广州，并且对于宁波方面[1]底情形也一点都不知道——因为那方面已很久没有信来，所以只能说这一种很简单而且活板的办法。你以为这个办法怎样？至于我自己，我想下半年不要你供给经费了。

十四叔[2]现在仍在掖县公署吗？

惠之[3]现在让四弟去管理，很好。

听到你的"盛传道希[4]将来做鄞县县长"那句话，不禁叫我又想到未庄——见《呐喊》中——底风光，你居然也会说"果有之否"。道希去长沙后，只有来过两封信，近来已好久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了。

前次寄我底钱，[5]邮局方面都是把银洋（大洋）交我，在市面上用去时，每元只能换小洋（中央钞票）一元，角子一个，铜元一个或二、三、四……六不等。现在这些钱已经就要用完，余下的不过十几元。我每天想写信到你地方来索钱，事情也忙，终于没有写。现在上海已通行中央纸币否？如已通行，还是用中央纸币汇来较好（你不以中央纸币交邮局，邮局也不肯以中央纸币交我）。至银数，则连回沪底旅费合算，约需小洋七十元（大洋约六十二元）。又是大大的一笔款子。我看好多的同学，把银钱用去底时候，很有些惊慌，拿入的时候，却是异常欣悦。我虽然在用去底时候也不见得有什么欣悦，而在拿入底时候实在有些惊慌——想到你的负担而惊慌。

四弟和惠之底通讯处怎样？

大哥。

---

① 指烈士的故乡。当时他的三弟沙文汉在宁波农村做农运工作，四弟沙重叔在宁波共青团地委工作。

② 指烈士的一个堂叔父。

③ 是沙孟海的大女儿，时年九岁。

④ 即陈修良同志。她当时在武汉工作，后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⑤ 指烈士在广州上学所需之各项费用，当时都由沙孟海供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文求敬礼　四月十四日

注意：下次汇钱底通信处——文明路中山大学学生宿舍二楼又六号王步春先生转（信札仍依旧寄中大就是了。近拟迁入中大宿舍去住，惟那一号房间还未定落，故叫王同学转，王同学非常可靠，可以勿念）（请于三月底汇到）。

二、答大哥沙孟海[①]（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

前月二十九日来信收到，乡间情况均已知悉。革命的斗争，从城市扩展到乡间，这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好现象。在这种斗争之中，很显然的半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绅、军阀、政客站在一方面，工人、农民以及一部分的小资产阶级——中小商人和知识分子站在又一方面。这就是所谓阶级抵抗，久酿于社会里面的不可调和的一种危险因子。

这些乡间问题当然要待城市的政治问题解决之后可以解决。换言之，非倒蒋不能解决。但在此间，则反而乡间的问题早已解决，而城市的问题当有所待。这是由于这里的农村运动已有很长的历史，乡间的革命势力已有很好的基础，如同湖南、湖北一样。而在江、浙则乡村运动开始未久，土劣的势力如泰山，革命的势力如丘陵。

三弟的问题，我以为不如叫他去考入一个中央设立的学校，无论军、政、法律、党务都好。这种学校考入之后，一切费用都是属于政府的，毕业之后，做什么工作，政府当为安插。这样的学校在武汉一定很多。而且在武汉读书，政治上的耳目要灵清得多。五弟最好也让他到武汉去读书。插入的学校，宁可程度稍低一些，可以给他有余暇去做课外的活动（这种活动在生活上与求学问同样紧要，其

① 这封信写在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在这封信之前还有一封烈士向沙孟海报平安的信，已遗失。

实也便是求学)。我深信让这两位弟弟这样地去发展他们自身底事业,一定有很好的结果。只望你努力为他们劳苦一下。最好能于暑期后安插定当。我原拟于暑期前北还,往武汉工作,今以政治环境的变更,此事不能一定。如果此事能够实现,则对于安插两弟的事情多少终有些可以帮助。

我们这次破家,实在是一个死沉沉的旧家庭之更新底纪元。使我们的兄弟脱离沉闷的家庭而奔入社会的或历史的"中流"的一个好机会[①]。所以这次破家,不只在革命意义上有重大底价值,而且在诸兄弟生活的发展上也有长足的补助。出我幽谷,上我乔木,真是天助我也!希吾兄勉为之。料吾兄现已认识历史的使命,对于这些纠纷,将不只无所忧虑和恐怖,必能尽无限之余勇,以吸收宇宙间底快乐,慷慨展臂,抓住艰巨的责任。

汇款五十元收到。早已写了回信,想今必已收到。你现在经济上感到艰苦否?

大哥尊鉴。

弟文求　二七、五、八

三、答大哥沙孟海(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二日)

大哥:

你和道希寄我的信,于今天收到。前几天李兄[②]已到了广州。道希出国的事情,在你们的信还没来时,她已告诉我了。出国去原是有趣的,可是道希说我羡慕,那倒并不。现在是她的机会,我何羡之有。

---

① 指沙孟海函告烈士,在反革命政变时,故乡的农民协会遭受当地国民党和地主武装的进攻,母亲被追捕,家庭被洗劫,全家十余口人正流亡在外。对此,烈士联系全国革命形势,对家庭的未来和兄弟的前途作了回答。

② 指当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李求实同志。李求实同志一九三一年二月在上海龙华牺牲。李求实烈士生前同沙孟海、沙文求都相识,当时沙孟海的上海住址常为李求实同志收转信件。

李兄到此便患了病，现已住医院四天了，病渐就愈，几天后当可出院。

前书中我曾说起（或者是给正夫[1]的书中曾经说起），我有一个最后的计划正在努力，此计划不能实现时，亦只得北返。现在李兄来此，此间事业[2]将有所改变，我就可以在他的计划中去发展事业，不必再继续以前的计划了。

以前此间穷困得很，少数的同学虽然比较多有几个钱，但是他们毕竟是学生，那里能够慷慨其事，能够免除卑怯和自私的心理呢。我觉得事业渐就式微，焦急得很，于是就这样计划：想找到一个职业，每月佣得几十元钱，除度过刻薄的生活以外，就把所余的悉数充公，期于最短的时期内在此南中国的首都广州制造出若干个文求的化身，则事业庶几有快意之日。但自李兄到后，经济问题随之解决，事业上亦重有整顿，所以我的计划中的计划也就不必继续努力了。

公司的问题解决[3]，便是我的问题解决。我的生活问题——经济问题——你们可以不必担忧了。何况李兄又是和我相识，这次即使没有李兄来此，衣食的问题毕竟也不能成为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虽然保不住不死于异乡，总该保得住不死于饥寒。

至于意外的危险，在我自当有经常的警戒，在你们不必担忧，担忧是徒然的。你的来信叫我不要做危险的事情，我想你不必这样说，对于我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你是很有损失，因为这就表示了你的不果断。

你已读了不少的古诗，不记得最风行的两句话吗？“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便是人生的真义了。我们的生平受过多少伤悲的感触？生活的各方面——岂只经济的一方面，都尝到怎样的滋味？如

---

① 是烈士在宁波效实中学求学时的同学张正夫，浙江奉化人。

② 指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革命事业。

③ 指李求实同志代表共青团中央对广州市团委的工作作新的部署。

今家破人散，漂泊西东，无异于水上之浮萍。你不是时时梦闻母亲的悲叹声吗？我们无须乎摹仿"安房"的孝悌，甘沉于奴隶之层，俾强暴者可以子子孙孙逞其穷凶极恶，而使人间永成为苦海的人间。我们兄弟间，在昔因有思想见解之殊异，以致引起了很多的隔膜。现在见解已大致相同，正宜于分工合作，以发挥最伟大之奋斗能力。你的工作虽集中于家庭方面，然而间接亦何尝不是为社会。你要知道自己的生活自与庸庸者有异。因此你对于诸弟，尤其是对我，应当促其入险，鼓其前进。姑无论你自己能否临阵，但须知你的弟我能临阵。临阵而亡，我且不悔，你更不必悔。临阵而胜，非我之胜，亦你之胜。总之，你是督促临阵者，我是临阵者，事实应该如此。你切不要再染溺爱之气，而表示中馁的状态了。

现在我生活中的问题，别的都没有，只有技术的问题[①]。至于气质的方面，无论什么大事，我都是胜任的。墨子所谓"君子战虽有阵，而勇为之本"。我敢说，我已有相当的"本"了。技术的不敷用，在没有本的人们是个莫大的问题，而在有了本的我，决不能成为大问题的。我的技术上的进步，固然不能作一泻千里之妄想，但必有所指日而可期者，则为无疑之事。

我正想沉着从事，落成创作[②]，聊以慰藉生平久结之精灵，亦以告答母兄友朋之殷情。竭人力而听命于天，畅快地干去就是了。我这里不必踌躇，你那里也不要空念。

十二日　文求

四、答大哥沙孟海（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大哥：

汇钱的信是昨天收到的，钱已于今天上午从邮局依数拿回来

① 指革命的实践经验，在烈士的第七封遗书中也以这一隐语提出来。

② 指革命工作。

了。你叫我得信后立刻回复，只是事实上使我不能不在今晚回信。

今天是九月二十三日。二十日的晚上，我从暴病中凭着天幸终得安然无事[1]，现在真可说是另一个生活了！我在这里，怪得很，仿佛有神明在暗中协助我——似乎知道我的前进有特别悲壮的意义，不应该使我的生命过于轻易而牺牲的神气。

五六月前的时疫[2]，我不曾染着，道希来函相庆——便是正夫和你等也是如此。这固然有可庆的地方，但是决没有像现在的情境更足庆贺。

正夫也仿佛是神明了，刚于这个时候给我一些钱！虽然这次给二十元的钱还敌不过被病魔拿去的二分之一，毕竟是一个有力的帮助了。我们——你和正夫——是神明吩咐你们呢！还是你们便是神明呢？

我的经济问题，自李兄来此后，已完全解决。他在十许天前有一函给你，是我代他付邮的，不知对你说些什么？是不是报告我的经济问题已有解决的办法？

今晚得道希来信，还说我怎样能进步，她实在弄错了。在广州的我能有多多的进步，在莫京的道希将要退步，这句话那能说得通！？在我意料，她一方面固然是着着所谓客气的颜彩，她一方面一定还以为现在的我还能够和去年的我一样镇定地读书。其实还怎能够！

你能告诉我母亲和祖母的近况吗？或者告我通讯处，使我可直接写两封信去问问"安"。

这次暴病，我还损失了一个"佳作"——是我在上半年自己画的一个很有神气的像，并且还题上几句歌，我本来把这幅东西寄给

---

① 指烈士的广州住所，也就是团市委的机关之一，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日被敌破获。后据广州来上海的同志告诉沙文汉：那次烈士从外面工作回来，至住处，发现敌警察潜伏于屋内。烈士机智勇敢且精拳术，出其不意地奋拳猛击，将警察打倒，夺门脱险。

② 指广州国民党"四·一五"的叛变，使大批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牺牲。

你们，因为自己喜欢翻看，所以不曾寄出。如今没有了！只有预备下次"再造"。所题的一篇歌还能记得，现在写出来给你看一看，不知道过得去过不去？（韵是土韵）歌是这样：

同此天海，人所共瞩；入君之瞳，所感有独。
君有君事，不可回忆；如夜之涛，愤悲且厉。
三步徘徊，升血斗泪；既不愿死，是亦何为！？
譬彼江水，东流不复；知性从性，何往不乐？
昆仑为志，东海为心；万里长江，为君之情。
飞步东行，愿君莫驻；瞿塘三峡，愿君莫蹉。

正夫回乡去了，不出来了吗？四弟能到正夫家里去不妨前去。他的家里很清静，门前是旷野，附近还有市镇、清溪等，稍远便有山，而且他家里还有很多书放着。给四弟去养病是再好没有的。我很望四弟能去，虽然，这是烦扰了正夫和他的母亲。四弟这样有精神的人，请假去休养休养，决不致退步，而且必定依然是有进步。他更须知这样请假并不是偷安妥协。其实像他这样患着恶疾的少年，应该要赶快准备去过另一种较适于生理的生活，这是为社会努力的正路，不要只被从前的习惯所驱使和目前的兴趣所吸引。

正夫近来的情形你当知道一些，他的苦闷的感觉可有减少吗？

五弟在那学校读书？他的生活如何？你可描写几句告我吗？几个弟弟都没有书信给我，想他们都被生活中的难题捆住了手。社会现象的暗淡，家事的纷乱，日用的缺乏，那一方面不是打击他们的精神底事物——他们那里有这样多的精神可以持久的和这些袭击物作顽强的抵抗！不过你看到他们的时候可以多向他们鼓励，说事情的变化是不测的，满天乌云可以由东风一刮而显出太阳；要在看云者有先见，能忍耐，则自然可以不至于消沉意气。你不要太现"大哥"的神气，同他们做小朋友了，你的话才有效力；你的话有了效力，你才有叫他们到那个或接近那个目的地的希望。如三弟吃烟原是可厌的事，但既然他已知道我们的心意仍然要吃它，我们就不要厌他了，只看他和客人一般，一点也不干涉——神气上都要防到。

我以为兄长的威胁作用只能促进子弟们的原有嗜好，或者更不良些，使他们的欲望在歧路上去发泄。

弟文求　九、廿三晚

五、致大哥沙孟海（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大哥：

数日前带上快信一封收到了吗？

那封信的内容没有别的，只是报告你：你几星期前寄到越秀北路一号三楼的一封挂号信，我的朋友为我代收之后，并未曾立刻转交给我。如果这封挂号信竟被他失去了，所以我就立刻写封快信来问你，你在挂号信里面说的什么？这封挂号信是不是汇银来的？如果是汇银来的，请你赶快拿着挂号单向那邮局去交涉，要求把原款退回，宁可下次再把银款寄给我。

下次如有函件，不要再寄到越秀路去了，可以寄到"大新街元锡巷十四号"。此间房屋宽广，住户很多，所以你的来信应写"史永"收启，不要再写我的乳名了。因为邻居者只知道我的书名，不知道我的乳名。①

此次广州经过共党之乱②，牺牲真是不小！房屋被焚烧者数千间，被抢劫者亦所在多有，被杀戮者据报上所记，单属共党本身已逾二千人之多。古人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近数日来广州无数之生命，无数之财产，沦为刍狗。然则谁为之天？谁为之地？是固有人在也！我想为之天为之地者，不特对于此次惨劫尤所动于心，且将更进而为天之天地之地以照临斯民耳！

昨晚才七、八时，出街闲步，街上已少人迹。朔风夜至，卷沙扬

---

① 广州起义后，烈士分别写信给沙孟海、沙重叔，改用"史永"化名，并改变了住址、通信处。

② 烈士故意照国民党报纸上的语气称广州起义，以避开书报检查人员的注意。

尘，当空怒号。疑为已死者呼冤叹伤，而动未死者之怀也！
不一。

弟永　十二、十八

六、致张正夫和四弟沙重叔[1]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正夫、重叔左右：

除重叔于几星期前寄我一草草数语之手札外，我已久不见二位手书了，但也不曾有一字送给二位。

广州有乱，二位必已于报上见之，想二位对于孤身旅居之文求必深以为念，故于此时写信对二位报告平安实为不可推委之责任。

此间情景描不胜描，不如不描，二位可于报上得之。报上所记纵多误谬之处，但可保其粗形。

唯有一有趣之事不能不为二位一谈：当国共两军最后决战时，我竟被陷于重围之中[2]，家家之窗户紧闭，如铁之不可入，正在欲避无所欲飞无翅之际，忽得一天然之良地，在子弹乱飞之天空下供我安睡一觉，遂得保吾今日之生命——二位闻此宜作如何庆幸！

来函寄大新街元锡巷十四号

来函须写我"书名"，如写"乳名"则邻人不知。

弟史永　十二、十八

---

① "四·一二"后，沙重叔在上海革命工作中染上严重的肺病，为避开国民党的追捕，在奉化农村张正夫家养病，所以烈士在广州起义后写信给张正夫和沙重叔报平安。

② 事后由广州来上海的同志告诉沙文汉：烈士和其他同志在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同上级失去联系，当敌人前后包围过来，他们在无处可退的条件下，爬进一所无人的民房，在天井中睡了一觉，次晨敌人逐户搜查，他们伪称是中山大学学生，因战乱逃避在此，得以脱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